

花窗下的光与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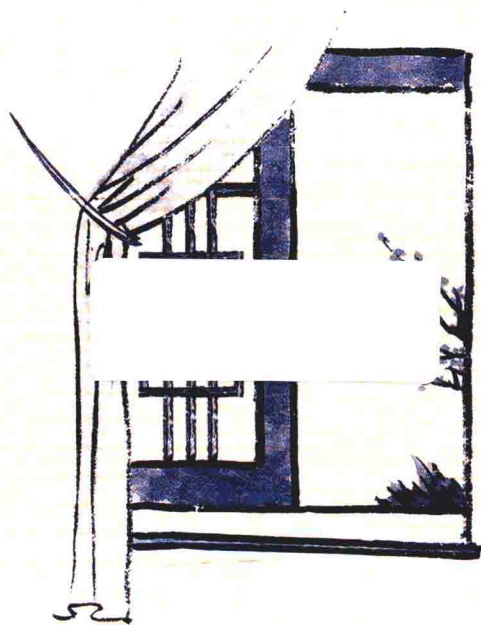
——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张明润/著

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讲述的故事：

每个平凡体验的细微事件，
都凸显社会变迁的历史原色；

每个亲身与闻的小人物的命运，
都浸透人生不测的喜乐悲苦。



中国文史出版社

花窗下的光与影

——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张明润/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窗下的光与影：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张明润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034-9265-5

I. ①花…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4911号

责任编辑：程 凤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3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是故事,也是历史

黄复彩

明润是我的年轻同事,也是一位不错的小说家。这些年来,我读过不少他的中短篇小说,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明润所特有的细腻和他小说中那种浓浓的乡土味曾一次一次地打动过我。但我也觉得,明润的小说中缺少一种爆发性的东西,好像一个压抑很久的情绪,需要得到畅快淋漓的宣泄,至于从何处爆发,如何宣泄,我一时又说不上来。

文学的衰微,与我和明润同时期写作的人大多数都不再写了,我退休多年,与明润交往更稀,也无从知道明润是否还在写作。今他给我传来这部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花窗下的光与影——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这才知道,明润是一个坚韧的行者,在那条艰难的山道上,他一直在走着,现在,终于走出自己的脚印,花一般地绽放。我要祝贺他。

明润所写的故事,是妈妈讲的,而这些故事,很多都是我熟悉的。二十多年前,我曾不止一次去过明润的老家,那是一个民风纯朴风土独特的太湖县乡村。古老的历史,造就了那里特有的文化。你在村庄上见到任何一位老人,只要你愿意,他都能拉着你,给你讲一段陈年往事。明润的父母,是一对淳厚而安静的老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明润的妈妈就在当地的一所小学任教,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离休。我见她时,老人已至古稀,但步履中仍带着旧文化传统下的大家闺秀的洒脱和方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明润的家庭同中国很多家庭一样,曾遭遇过屈辱和不公正。但所有这些,在一对老人的脸上留下的就只有波澜过后的沉静和对儿孙绕膝的满足。我尤感动于一对老人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爹啊”、“奶啊”,他们就是用这样只有他们相互能够理解的

称呼表达着彼此的爱恋。那种老年夫妇间的亲爱，那种经历无数沧桑过后美好人性的积淀，是很难用“爱情”这样一个被无数人说泛了的字眼所能表达的。这样的老人，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部积淀已久的文学。

“妈妈”的近百年人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大的事件：从推翻满清王朝，到日寇侵华战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发展进程，“妈妈”的故事，讲述的就是寒冷与温暖交织的那个“过去”——战乱、饥荒，青春、叛逆，激情、冤屈，感恩、荣辱……每个平凡体验的细微事件，都凸显社会变迁的历史原色；每个亲身与闻的小人物的命运，都浸透人生不测的喜乐悲苦。《花窗下的光与影——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是故事，也是历史，更是一部斑驳而多彩的历史画卷。在“妈妈”身上，其实集结的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整体感悟和心路历程。

同我一样，明润似乎也不善写时尚的题材，我们的写作，多半不被时代看好，但我们却骄傲地意识到，我们的作品有时却如同陈年老酒，愈久弥香。一部新时期的文学史已经清楚地表明，那些所谓能够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要不了几年，就失去了它本有的意义，甚至是味同嚼蜡。

明润的文字是苍凉的，却又带着几分女性的细腻和委婉，这是明润叙事的风格，也是明润小说语言的特色。明润的文字不是酒，它没有激烈的刺激，明润的文字是茶，是用一把粗泥茶壶慢慢焐出来的老山茶，只有细细地品咂，才能品咂出那茶里经久的滋味。

去年这时候，我的老妈妈在这世上捱过整整一百年后，终于安静地睡去。安葬了妈妈，坐在那一堆新土前，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人的一生只有一个妈妈，妈妈没了，就再也没了，这才体会到佛教所说的“空”，一切都是无常。妈妈是我们此生的唯一，为此，有妈妈相陪，并能听到妈妈的故事，是明润的幸福，也是我们读者的幸福。

2016年12月

引 言

我静静地看妈妈用一块干净柔细的布巾，轻轻拂去桌面上的灰尘。这是在我家的老屋，暗红色土漆的桌面油亮光滑，灰尘其实很薄很薄，肉眼几乎都看不到。但妈妈仍然很仔细很认真地擦拂着。灰尘的若隐若现，使妈妈擦拂的动作，带有一种浓重的象征意味。我仿佛闻到了一种气味——灰尘所隐含的一股特殊的暗香，那么幽深，那么绵远。

妈妈已年过九旬，这样岁数的老人免不了有些孤独。妈妈对孤独似乎并不太在意，但她还是在有意或无意中，使孤独离她更远一些。在老屋的天井，妈妈养了一些花，像野菊花，太阳花等。她几乎每天都要给天井的花浇水、修枝。还要在灶台上烧一壶水，扫扫地面。这样的简单劳动，对妈妈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妈妈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但妈妈还是很达观地说，她是比从前老了，她都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要老成什么样子。妈妈的话让我听得有些心酸，并对身边许多的物事，还有眼前缓缓流逝的时光，怀有一份隐秘而真实的警觉。

这样的生活，妈妈已经经历九年多了。在这之前，妈妈与父亲在老屋相依相伴。九年多前，八十三岁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妈妈就与哥嫂们一起住在新屋里，并得到哥嫂们很好的照护。但妈妈显然不太习惯，几乎每天，她都要拄一根拐棍走到老屋，拿出那串钥匙，打开老屋的门锁。老屋里的一切仍然保持着原样，老式的板床，旧茶几，木凳竹椅，暗红色土漆桌面的方桌，墙壁上的画……所有东西都无声无语，却呈现着所能呈现的一切。

桌子是靠着老旧的木格花窗摆放的，透过木格花窗的格眼，就能望到窗外的天井。妈妈一边轻轻地拂去桌面上的灰尘，不时透过窗眼看看天井里她养的那些花。妈妈说，别看那些花不起眼，凌乱的样子，但只要经常给它浇

水，它该开的时候还是会开的。在妈妈眼里，不仅是那些花，许多物事都是很灵性的。妈妈曾跟我说到一只飞进天井的鸟。那是一场雷暴雨将临的时候，那只鸟突然飞进了天井，不停地鸣叫，一直叫到妈妈热泪盈眶，才恋恋不舍地在地井里盘旋几圈后展翅高飞。妈妈说她听懂了那鸟的鸣叫声。

我似乎也懂得了妈妈话里的意思，但又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懂得妈妈的心境，并不完全懂得妈妈的全部。这就如同我不可能上溯到时光的某个源头，与妈妈一同体验和感受她走过来的人生历程。我只是仿佛看到时光的流动和照耀，还有所有事物的改变。

后来，妈妈让我和她一起在天井的廊沿坐下来。我不能天天陪伴在妈妈身边，但妈妈却天天与老屋相伴。老屋与妈妈，同样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象征意味。妈妈说，她平时坐在这廊沿上，看一会书，或做点针线活，或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微闭着眼静静地坐着。我这时就想，不管是哪样，都是妈妈擦拂灰尘的继续，或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擦拂灰尘。

我只要从城里回来，妈妈总会和我说起一些往事。往事，对妈妈来说，似乎很重要。九十年的时光，在妈妈心中积存着太多的往事。妈妈当过几十年的教师，她习惯讲述，也擅长讲述，妈妈讲述时常常会发出一些感叹，说几句道理，看上去很浅显，但又很深刻。

妈妈的思维很清晰，对一些往事的细节表述得有声有色，让我有身临其境之感。但因时光的隔开，那些故事的背景以及与故事关联的词语，又让我觉得抽象。妈妈说别人的故事，更多的是说自己的故事。妈妈在说自己的故事时，比如说到我外公，外婆，总习惯按她自己的称谓：“我父亲，我娘。”说到我父亲，也习惯直接称呼父亲的名字。我知道，妈妈讲过去的事情给我听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经历的一次重温。

听妈妈的讲述，我感到浸落在时光上的尘埃与雾障正一片片脱落，那些久远的真实的场景和人物似乎变得异常清晰，在我眼前不断地还原，也在不断地被覆盖或隐藏。

目 录

引 言/·001

第一章

“谁与解心忧” / ·002

纸蝴蝶 / ·008

“三百六十五间房” / ·013

第二章

起学 / ·021

西门沙滩 / ·026

出远门 / ·032

第三章

桂花树 / ·039

飞远的山雀 / ·045

“抢亲” / ·051

第四章

“颤惊”病 / ·058

停固的钟摆 / ·063

药味 / ·069

第五章

鬼子来了 / ·076

考学 / ·081

联邑中学 / ·086

第六章

“保护费” / ·093

三姨太 / ·098

壮丁与逃兵 / ·103

第七章

琴声悠扬 / ·110

“开门见喜” / ·115

姻缘 / ·120

第八章

逃离与叛逆 / ·127

路遇儿童团 / ·132

第一个国庆节 / ·138

解开心结 / ·144

第九章

酒香弥漫 / ·150

风雪元宵节 / ·155

参观团 / ·161

第十章

相守一家人 / ·168

送养 / ·174

劳动的温馨 /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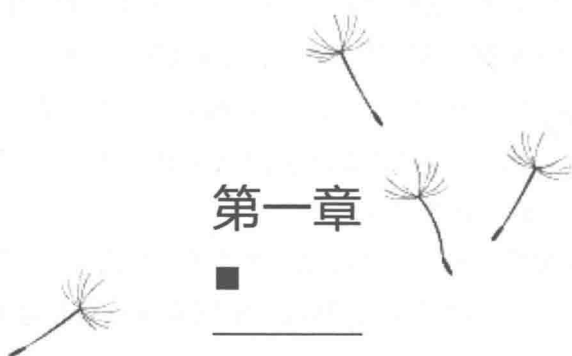
温暖的“家” / ·184

第十一章

难舍讲台 / ·191

后记 / ·196

第一章



“谁与解心忧”

我小时唤作虹儿，是父亲起的名字。我长大后，娘和父亲告诉我，娘生我时是在初冬。那天后半夜，娘突然肚子动弹了，父亲慌慌忙忙请来了接生婆。很快，我就从娘肚子里落地了。我一落地，父亲长吁了一口气，喜滋滋地跟娘说，昨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北边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好看极了，醒来就纳闷，冬天里怎么会梦见彩虹？原来是女儿要出生了，这可真是个吉兆！随后，父亲就给我起了虹儿这个名字。

我曾很疑惑：雨后的彩虹五彩缤纷，那么好看，而我，一个普通的人，与彩虹有什么关系？想明白了，就觉得娘和父亲说的故事像魔术，恍恍惚惚的不可信。

但我很喜欢彩虹，也很喜欢虹儿这个名字。

我知道了我出生的故事后，也渐渐知道了父亲和娘过去的一些事情。

父亲和娘并不是原配夫妻，是各自的苦难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父亲很早就在永济布行做朝奉。那时我们县城的布市很闻名，特别是近月街，大大小小的布行可谓鳞次栉比。这些布行卖粗糙的白老布，不同颜色的平布，像青花布，条纹布，色子点布，藕禾布，等等，也卖各种花色款式的绸缎旗袍。贵重稀奇的货物基本从外面进货，像安庆芜湖等大码头。而平布都由布行自己染。各家布行前面是卖货的柜台，后面则有染坊。大的布行有上百个伙计，小的布行也雇有两三个伙计。

永济布行不算太大，但也有四五个伙计，忙的时候还要另外请人。永济布行的掌柜姓顾。那时在我们小县城，一般的店员都称为朝奉。父亲忠厚老实，很勤快，整天在布坊和柜台前忙活，加上自小就练就一手染布的手艺，很受顾掌柜器重。顾掌柜曾辞退过不少人，却一直留用了父亲。父亲念顾掌柜对他很

是不薄，越发地卖力。

父亲的原配姓王，父亲和王妈妈生下了哥哥。一家人日子本来过得还算凑合，但天有不测风云，哥哥刚刚五岁时的那年深秋，王妈妈突然染上了一种怪病，身子发冷。父亲要去找大夫，王妈妈却是个节俭的人，不愿找大夫看，她以为只是感上了一般的风寒，说晚上喝一碗生姜汤，再泡泡脚，发发汗，过不了几天就会好的。父亲想想也是，平时感上一般的风寒，这个办法倒很管用，就听了王妈妈的，没去找大夫。没想到这一大意，王妈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身子冷得不停地发抖。父亲这下慌了，但再找大夫已来不及了，大夫摇摇头，说这样的病他见得少。随后，王妈妈很快不行，撒手走了。

王妈妈临走时，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拉着哥哥，迟迟不肯咽气。父亲知道王妈妈放心不下哥哥，就贴近王妈妈的耳边说：“有我，孩子你就放心啊！”

王妈妈一走，父亲就又当父亲又当娘，拉扯着哥哥。

永济布行的顾掌柜夫人是个热心肠，见父亲一个大男人带一个孩子很苦，就有心为父亲再撮合成一个家。不久，顾夫人就让父亲认识了我娘。

我娘那时与父亲一样也遭了难。

娘原来的男人姓刘，也在城里一家店铺做工。娘与刘伯伯有一个女儿，也就是后来我的姐姐。家里还有一个快六十岁的婆婆。那年月兵荒马乱的，各个派系的地方军阀打来打去，那些地方军阀的兵许多都是兵油子，很凶，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城里人只要见到他们，都远远躲着。有一年腊月，不知是哪个司令手下的兵又从城里经过，刘伯伯那天去店铺上工，正好碰上那一队兵，刘伯伯胆子大，没有躲，还跟几个同样胆大的人在大街上看热闹。没想到一个当官的看了他一眼，就朝他走过来。

刘伯伯吓得转身就跑。但那个当官的抓住了他，说：“我看你一身力气，跟我走吧，我们正缺个炊事兵，你这身板，挑一担行军锅可不费什么劲。”

刘伯伯不愿去。那当官的就嬉着脸说：“炊事兵可好呢，什么好吃的都先尝着。”

刘伯伯还是不愿去。那个当官的突然就掏出枪对准了他的脑袋，说：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刘伯伯撞在枪口上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刘伯伯还没来得及与娘道个别，就丢下娘，还有他自己的娘和女儿走了，从此再没回过家，也没个信。刘伯伯一走，这个家就没了顶梁柱，只剩下三个女人，娘，婆婆和姐姐。姐姐天生苦命，生下来不久就不能走路，那时只说是风瘫，其实就是患的小儿麻痹症。而婆婆因为儿子突然不见了，天天在门口望儿子回来，很快，她的一双眼睛就基本瞎了。这样，一家三个女人，瘫着一个，眼睛瞎了一个，只有娘是个完整的人，一家人就靠娘给人家缝衣服，做鞋，绣花，赚一点手工钱，十分艰难地养活。

要说我娘，还真是很奇。娘没上过学，却认得许多字。那时娘与刘伯伯的家离县立高等小学堂不远，县立高等小学堂有不少女学生，那时一般都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子才上学，这些女孩子许多读书不刻苦，却很喜欢绣花，她们知道我娘绣花的手艺好，放学后，就常常几个人邀一道，到我娘家里，让我娘教她们绣花，做鞋。

娘很喜欢这些女孩子，也热心教她们做鞋，绣花。那些女孩子从娘那里学到绣花的手艺，很高兴，嘻嘻哈哈的。有这些女孩子常常伴着，娘也不觉得孤单，心里却有了另一种苦涩，想：眼前的这些孩子真是命好，能读书，要是自己也生在有钱人家，小时也像这些孩子一样能读书多好！后来，娘就跟那些女孩子提了个要求，她教做鞋绣花，让那些女孩子每天教她认三个字。那些女孩子觉得这很划得来，就每回教娘认三个字。娘把学的字写在一张废纸片上，一直到完全记熟了，才把那张纸片丢掉，又换上了一张新的纸片，就这样，几年下来，娘竟然认识了不少字。那些女孩子常常一边跟我娘学绣花，一边还要背功课，背诵古诗。背者无心，听者却有意，我娘听得多了，她自己竟也能写诗了。

娘曾经写过不少诗，但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一首：《黄昏》——

日落黄昏后，

心中分外愁；

只为家道破，

谁与解心忧。

听娘说过，这首诗，是娘在刘伯伯被拉去当兵后不久写的。

我一直记得这首诗，只要一想到这首诗，眼前就浮现出一幅黄昏的凄凉景象：日头落山了，别人家的男人和孩子都陆续回家了，娘却依着门槛，望眼欲穿，也不见自己的男人回家，天渐渐就要黑了，娘还在风中站着，久久没有进家门……

娘素来人缘好，与周围邻居处得很和睦。自从娘遭了难，街坊邻居看了很心酸，不时拿些东西周济娘一家，娘却很硬气，不愿接人家的东西。人家见娘这样，也不好强行让她接，却总觉得娘一家人总是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许多人跟娘说，那么多年了，刘伯伯既没信，人也不回来，肯定已经不在世上了，劝娘不要再等，干脆改嫁算了。

但娘没答应，娘总认为刘伯伯还在世上，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婆婆自从眼睛瞎了后，心渐渐也死了。那样的乱世，一个小小炊事兵的命算什么？婆婆开始相信那些人说的，他儿子肯定早成炮灰了。婆婆对儿子死了心，就越发感激我娘。那时娘家街边有一棵老槐树，平时街坊邻居总喜欢聚在这老槐树下，一边做针线，一边说闲话。婆婆不能做针线了，却每天都摸索着来到树下，常常跟街坊说我娘的情义，说我娘这样的媳妇，是她前生修来的福分，她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还不清我娘的恩德！

婆婆不忍心娘为她再吃更多的苦，也劝娘改嫁。

婆婆跟我娘说，我是苦命人，你还年轻，不能和我一样苦下去。

但娘说，婆婆您还在，我怎么能丢下您不管呢？

婆婆听娘这么说，一双瞎了的眼睛里流出不少泪水。

有一回，婆婆又劝娘改嫁，娘还是不答应。婆婆就突然骂起了他儿子：

“你这个炮打的，你这个枪杀的，你怎么就这样狠心丢下我们啊！”

婆婆其实哪是骂啊，婆婆是想儿子想疯了。

我娘就一下把婆婆抱住，两人哭成了一团。

娘住的地方与顾夫人的娘家隔得不远，顾夫人虽是掌柜家的夫人，以前却也是穷苦人家出身。顾夫人很早就了解我娘，如今见我娘可怜，就格外同情，家里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总照顾给娘做，好让娘多挣一点工钱。有一年腊月，顾夫人让娘一边做鞋，一边给她娘家看护晒在后院的腊肉。娘知道顾

夫人是好心肠，内心里感激，就格外用心，为顾夫人娘家看护了一个腊月的腊货。那时也有人想看看娘的手脚是不是真的干净，结果，一个腊月下来，顾夫人娘家的腊货一样不少。那些街坊就对娘的德行更是心服口服。

后来，父亲的原配王妈妈去世了，顾夫人有心将父亲和娘撮合在一起，就跟娘介绍了我父亲。娘何尝不想有个男人做依靠呢？但一个人心底的希望是很难泯灭的，娘一开始没答应，娘总认为刘伯伯还会回来的。娘总说，她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后来有个也是被拉去当兵的人跑回来说，刘伯伯真的不在了，而且早就不在了，他在队伍里待了不到两个月就被打死了，刘伯伯不是在战场上打死的，而是被当作逃兵被当官的打死的。刘伯伯自从被拉去当兵后，就几次找机会逃跑，但没一次跑成功，最后一次抓回去时，当官的没让他再活，一枪打死了他，说是为了杀鸡儆猴。

那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我娘还是不信。娘觉得那人是骗她的。那人见娘不信，长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再不在我娘面前说刘伯伯的事情了。

许多人都相信那人说的，但怕我娘听了难过，也不说刘伯伯的事情，但顾夫人觉得应该让我娘早早死了那份心，长痛不如短痛，死的人死了，活的人还要活呢。

顾夫人劝娘说，他姓刘的能想着跑回家，也不枉你和婆婆念他的一片心。

顾夫人这样说，是让娘心里好受一些。接着，顾夫人又说，你不要再死心眼啊，他姓刘的要真活着，不说回来看看，也早该来个信。再说，你这些年对他刘家的恩德，谁都看在眼里，你要改嫁，谁还有什么话说。何况你婆婆也劝你改嫁啊。

顾夫人这样说时，娘就总是哭，一说到婆婆，娘哭得更厉害。

后来，娘终于答应了顾夫人，但娘也提了个条件。

娘对顾夫人说：“我得把我婆婆送上山再说，您看那个周朝奉可能等？”

顾夫人说：“周朝奉也是个好人，你带婆婆过去也行啊。”

“不是我不行。”娘说：“婆婆死也舍不得离开她的老屋啊。”

顾夫人听娘这么说，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回头把娘的话跟父亲说了。

父亲听了，一口说：“我等。”

“这就对了。”顾夫人说：“这样有情义的女人，你等多少年都值得。”

顾夫人介绍我娘后，父亲对我娘既同情又敬佩。父亲那时当然也与娘一样，心底盼着一个“解心忧”的人，盼着早点有个完整的家。从见到我娘第一眼起，父亲就认定了娘：娘虽然已经穷得一贫如洗，但娘有一手好手艺，娘有情有义，能跟娘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将来日子会过得很踏实。我娘就是提一百个条件，他也会答应的。

父亲自从答应了娘后，就经常到我娘家里来，帮娘干一些男人干的活计。娘心里高兴，却总跟父亲说：“你回去吧，你没听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吗？”

父亲却说：“我一直在等你，我怕谁说闲话呢？”

邻居街坊们其实也的确没说闲话，还替我娘高兴呢！

后来只过了一年多时间，娘的婆婆就去世了。

婆婆因为念想儿子，身体渐渐衰败，终于卧床不起。虽然我娘精心服侍，但婆婆还是离开了人世。婆婆临终时，不忘叮嘱我娘，一定要改嫁，带她孙女过上好日子。

婆婆就这样死了。邻居街坊都说，婆婆也是个仁义婆婆。

婆婆的丧事是街坊邻居帮忙料理的，大家凑合着为婆婆置办了一口棺材，将婆婆送上了山。我父亲更是像送自己的娘一样，足足忙活了三天。

而我娘整整哭了三天。娘说婆婆死得太可怜了。

婆婆是很苦命，但我娘兑现了她的诺言，把婆婆送老归山了。

婆婆去世满过百日后，我娘改嫁给了我父亲。那天，我娘又整整哭了一天。

虽然父亲与娘不是原配，但也算是新婚，是喜事，我娘却一整天都哭着，但父亲没一点怨气，一点没觉得不吉利，父亲觉得娘哭得有道理，娘应该哭。父亲只顾默默地忙活着，也没劝娘，让娘痛痛快快地哭，把该哭的东西全都哭出来。

父亲与娘结婚后一年，我就在那个初冬的夜晚出生了。